

孟

子

微

禮

中庸

注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dose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爲學術著作選

康有爲學術著作選

孟子
子微
禮運注
中庸注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沈芝盈

孟 子 微

禮運注 中庸注

Meng zi wei

樓宇烈 整理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

850×1163 毫米 1/32·8¹/₄ 印張·1 插頁·134 千字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7,400 冊

統一書號：2018·263 定價：1.75 元

ISBN 7—101—00124—6/B·22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孟子微

南海康有為題

禮運注
中庸注

康有為題

出版說明

康有爲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戊戌維新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也是當時重要的思想家。康有爲的著述多種，除正式刊印者外，尚有大量未刊抄本和手稿。新中國成立後，曾先後重印了他的三部主要著作：大同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此外還出版了今人編選的康有爲詩文選、康有爲政論集等。這些都爲研究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康有爲的思想提供了方便。但是，總的說來，這些資料對深入研究康氏思想，特別是他的哲學思想，還是很不夠的。而在目前，研究者要求得康氏其他著作亦非易事。爲此，我們準備選擇部分康氏重要的著作，加以標點出版，供學術界研究之用。初步選目如下：

論語注

孟子微

中庸注

禮運注

春秋董氏學

諸天講

出版說明

康子內外篇

長興學記

桂學答問

萬木草堂口說

以上所選康氏著作，總題之爲康有爲學術著作選，將在近年內陸續出版。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九月

點校說明

一、本冊收康有爲著作三種：孟子微、中庸注、禮運注。

孟子微撰於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於新民叢報第十號上以明夷筆名刊出自序（此自序與不忍雜誌和單行本所刊序大不同，今附錄於後，作爲序二，以爲參考）及總論開首四段（其中個別文字出入較大者，隨文注出），一九一三年在康氏主編的不忍雜誌第一至七期上連載，刊出了序及總論、性命（心身附）、仁義禮智（包括部分單行本仁不仁章的內容）等，一九一六年由上海廣智書局以萬木草堂叢書名，出版單行本。這次即據該單行本校點。

中庸注撰於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三年在不忍雜誌第四期上披露了序文，一九一六年由上海廣智書局以演孔叢書名，出版單行本。這次即據該單行本校點。

禮運注約撰於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三年在不忍雜誌第五、六期上選載，然只刊出了序及約三分之一的正文。同年，由上海廣智書局以演孔叢書名，出版單行本。這次即據該單行本校點。

二、孟子、中庸、禮運本文均按十三經注疏本校核，其中錯字或衍脫之文，均隨手改正，不出注說明。

三、孟子微爲康氏按主題發揮孟子微言大義者，故將孟子七篇二六〇章完全打散，重新作了編

排。原著孟子本文下均無篇名，今一律補出，以便讀者檢索、徵引。

四、康氏注文、按語中所徵引之古籍甚多，其中引文有原文照錄者，有概述大意者，有兩者並見者，情況比較複雜。此次校點時，注中引文均用「」標出，以清眉目。對引文中之脫字、衍字如與文義無關者，一般不作校補，然如與文義理解有大關係者，則校補之，並出注說明。對引文篇目誤植者，一律改正之，並出注說明。至於注文中一般錯字，則隨手改正，不再說明。

樓 宇 烈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錄

孟子微	一
自序一	一
自序二	五
卷一	
總論第一	七
卷二	
性命第二	二九
心身第三	四九
卷三	
仁義第四	五五
禮智第五	五六
孝弟第六	六〇
仁不仁第七	六六
王霸第八	七九
卷四	
仁政第九	八三
同民第十	九七
卷五	
政制第十一	一〇八
外交第十二	一二七
戰第十三	一二九
卷六	
貴恥第十四	一三三
師友第十五	一四四
辨說第十六	一四八

論古第十七……………一五

中庸注……………一八九

卷八

關異第十八……………一六〇

禮運注……………三三六

孟子微

自序一

一王之起，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爲之先後疏附禦侮，而後大業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獨不然？必有魁壘雄邁，龍象蹴踏之元夫巨子，爲之發明布護，而後大教盛。不惟其當時，而多得之於身後。若佛教之有龍樹，基督教之有保羅是也。孔子改制創教，傳於七十子，其後學散布天下，徒侶六萬，於是儒分爲八，而戰國時孟、荀尤以巨儒爲二大宗。太史公編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繼以孟子、荀卿列傳，誠知學派之本末矣。

昔莊生稱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後學各得其一體，寡能見天地之容，故闡而不明，鬱而不發，而大道遂爲天下裂。嗟夫！蓋顏子早歿，而孔子微言大義不能盡傳矣。荀卿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禮者，防檢於外，行於當時，故僅有小康據亂世之制，而大同以時未可，蓋難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該人事，故兼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故論人性，則主善而本仁，始於孝弟，終於推民物；論修學，則養氣而知言，始於資深逢源，終於塞天地；論治法，則本於不忍

之仁，推心於親親、仁民、愛物，法乎堯舜之平世。蓋有本於內，專重廓充，恃源以往，浩然旁沛滿汗，若決江河波濤瀾汗。傳乎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視禮制之末，防檢之嚴，蓋於大道稍輕，故寡言之。蓋禮以防制爲主，荀子傳之，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爲之防，曲爲之制。故荀子以人性爲惡，而待彙括之，傳小康據亂之道，蓋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傳學既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謂寡能見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無裂也。

夫天下古今，遠暨歐亞之學，得本者攻末，語粗者忘精。印度哲學之宗，歐土物質之極，蓋寡能相兼，鮮能相下者。吾國朱陸之互攻，漢宋之爭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撥亂，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惟其時宜。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背，四時錯行，日月並明，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天地所以爲大，而孔子所以爲神聖也。苟非其時而妄行之，享鐘鼓於爰居，被冕纁於猿狖，則悲憂眩視，亦未見其可也。故誠當亂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而已。舉佛法之精微以語凡衆，亦必眩視茫然，不解所謂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制法之本、立義之原不能告衆，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則，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輕也。如東西牆之相反，而相須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車、冰炭之相反，而相資以成用也。故孟荀並尊已在戰國時，而太史公並傳，非謬論也。宋時心學大盛，於是獨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稱孔孟焉。

夫孟子不傳易，寡言天道之精微，於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幾焉。雖然，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

也。養氣知言，故傳孔子之道，霹靂而雷聲者也。雖荀子非難之，亦齊之於聖孫子思，以爲傳仲尼、子游之道。今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說符。然則，孟子乎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來，條分脉縷，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顏子之道不可得傳，得見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孟子乎真孔門之龍樹、保羅乎！若夫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舉子貢過於仲尼，則未知孟子所傳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爲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大醫王藥籠中何藥不具？其開方也，但求病瘳，非其全體也。病變則方又變矣，無其病又不能授以藥也。豈有傳獨步單方，而可爲聖醫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爲輕重去取，是猶人智井而遇燈，乃謂日月不明，不如燈也，其於觀聖也，不亦遠乎！

夫天地之大，測者難以驟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遠，當時弟子已難盡傳。子貢已謂，得見官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數千年之後學，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難窺萬一，不待言也。雖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於渾儀；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於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脉絡也，如伐樹之有幹枝葉卉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於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雖未登天囿而入地隧乎，亦庶幾見百官之車服禮器焉，至易至簡，未有過之。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不揣愚謬，探原分條，引而伸之，表其

微言大義。不能循七篇之舊，蓋以便學者之求道也，非敢亂經也。若有得於此，則七篇具在。學者熟讀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資深乎？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為序

自序二

□□□曰：舉中國之百億萬羣書，莫如孟子矣。傳孔子春秋之奧說，明太平大同之微言，發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隸天獨立之偉義，以拯普天生民於卑下鉗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于天生之性，許其爲善而超擢之；著靈明之魂于萬物皆備之身，信其誠有而自樂之；秩天爵于人人自有而貴顯之，以普救生人神明于昏濁污蔽之中，莫如孟子矣！孟子哉，其道一于仁而已！孟子深造自得于孔子仁之至理，于是開闢操縱，淺深遠近，抑揚進退，時有大聲霹靂，以震動大地，蘇援生人者，終于仁而已矣。通于仁者，本末精粗，六通四闢，無之而不可矣。吾中國之獨存此微言也，早行之乎，豈惟四萬萬神明之胄賴之，其茲大地生民賴之！吾其揚翔于太平大同之世久矣！

□□□曰：嗟哉！吾中國幸有孟子言，吾何爲猶遇茲濁亂世哉？吾民何爲不能自立而遭茲壓亂哉？孟子之義，其猶晦冥霾瘴哉！夫累千年之國教，立于學官，達于童孺，誦之服之，不爲不尊，挾普通試士之力，舉國百千萬億之衿纓，伏案呻吟，舐筆呻吟，思之沈沈，發之深深，不爲不明。孟子之義，豈不殊尤顯微哉！乃僅知其介介之義，而不知其肫肫之仁；僅知證其直指之心，而不知推其公同之理。不窺其門，不測其涯，士盡割地，國皆失日，冥沈黑暗，遑遑數千年。嗟哉！吾昔滋懼，竊不自量，發其微言，宣其大義，擇其篇章，類而聚之，俾彰徹大明。庶幾孔子大同之仁，太平之義，光明于大地，利澤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于生民，其茲孟子之志歟！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序。

（原載一九〇二年新民叢報第十號）

孟子微卷一

總論第一

孟子七篇，大義微言，紛綸散見，讀者難於領會。今提其要而鈎其元，揭其大義於首篇，而次其綱領節目，俾學者開卷可以知孟子大道之全。孔學之要，人聖之門，亦於是乎在。學者所宜留意焉。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文公上）

孟子一生學術，皆在「道性善」、「稱堯舜」二語，爲孟子總括，卽爲七篇總提。孟子探原於天，尊其魂而賤其魄，以人性之靈明皆善，此出於天生，而非稟於父母者。厚待於人，舍其惡而稱其善，以人性之質點可爲善，則可謂性爲善，推之青雲之上，而人不可甘墮於塵土也。蓋天之生物，人爲最貴，有物有則，天賦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愷悌慈祥，和平中正，無險詖之心，無愁欲之氣。建德之國，妙音之天，蓋太平大同世之人如此。堯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

世，有撥亂，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勝野蠻，撥亂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堯舜，選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孔子刪詩首文王，刪書首堯舜，作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孟子傳孔子之道，故師慕堯舜、文王，一切議論，舉以為稱。而孟子尤注意於平世，故尤以稱法堯舜為主。人人皆性善，人人皆與堯舜同，人人皆可為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讓與人，自諉其責任也。故以有為責其上者，直法堯舜，次者斟酌時勢，亦可法文王。世雖有三，道似不同，然審時勢之並行不悖，故其道只有一。一者仁也，無論亂世平世，只歸於仁而已。此孟子第一義。孟子之道，本未分明，如大樹之有根本枝葉，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餘枝葉皆可推尋矣，學者宜留意焉。孔子改制之道，君主首先信受奉行，自魏文侯後，莫如滕文公。滕文公以至善之質，可行平世之道，雖國土極小，然世界本自無盡，置大國小國於天下中則一也。但有一地一人先開其規模，太平之世自可漸演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以太也〔一〕，人人皆有之，故謂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發之於外卽爲不忍人之政。若使人無此不忍人之心，聖人亦無此種，卽無從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從不忍之心生，爲萬化之海，爲一切根，爲一切源。一核而成參天之樹，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於太平大同，皆從此出。孟子直指出聖人用心，爲儒家治教之本，霹靂震雷，大聲挾發，學者宜體驗而擴充矣。人之性善，於何驗之？於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見之。人性兼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故獨貴於萬物而參於化育。大人小人之異，視其擴充與否耳。孟子直截責人人自賊，專意教人擴充。夫有惡而防絕之甚難，不如有善念而擴充之甚易。待人以惡，而立峻法以降伏之，何如與人爲善，引之高流而鼓舞之？故言遏惡，則猶懷滅伏之萌；與鼓舞，則人懷進上之念。蓋言性惡者，亂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檢制壓伏爲多，荀子之說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進化向上爲多，孟子之說是也。各有所爲，而孟子之說遠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自立。自謂不能，是棄其天與之姿，卸其天然之任，墮於惡下，失於自立，故謂之自賊也。先王者，孔子也。孔子爲教主，稱「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孟子、荀子、孔門後學所稱先王，皆孔子也。莊子論墨子曰：「其道太毅，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蓋天下歸往謂之王，今天下所歸往者莫如孔子。佛稱

〔一〕新民叢報第十號載此語無「電也，以太也」五字。

法王，耶稱天主，蓋教主皆爲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爲王。既天下歸往孔子，安得不爲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萬世。若當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稱爲霸，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亞力山大、成吉斯、拿破侖皆然，不得稱爲王也。後世人不知道，誤以人主爲王，則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別，反疑教主之稱王，此則大惑者。顛倒白黑，鴛亂東西，不足以語於大道久矣，宜以春秋孟子正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下）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雖有內外體用之殊，其爲道則一，亦曰仁而已矣。夫仁者，相人偶之謂（一）。莊子曰：「空谷之中，見似人者而喜。」凡人之情，見有同貌同形同聲者，必有相愛之心，故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傳子思之道，故直指曰：「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愛之心，人人有相爲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謂合人與仁卽爲道也。然則，非仁卽不得爲人，卽不可以爲道，或以爲鳥獸道則有矣，不可以爲人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孔子以仁爲道，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傳之，由撥亂至於太平，仁之至，則人人自立而大同。老子以不仁爲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韓非傳之，故以刑名法術督責鉗制，而中國二千年受其酷毒。蓋源之清濁既異，則其流有不得不然者。故言道，當審其本也。（二）

〔一〕新民叢報第十號載此句下尚有「愛力之相吸也」六字。

〔二〕不忍難誌刊此條下有雙行小注：「今譯者引人道義，何不推孟子此說？可謂忘祖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

孔子立三世之法：撥亂世仁不能遠，故但親親；升平世仁及同類，故能仁民；大平世衆生如一，故兼愛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爲進退大小。大同之世，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禹稷當平世，視人猶猶己溺，人飢猶己飢，人人平等，愛人若己，故平世之仁廣遠，不獨親親矣。顏子當亂世，鄉鄰有鬪亦閉戶，惟被髮而救同室，故知亂世但親親。其時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然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知尊祖者，則愛同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知尊天者，則愛同生，我受天之氣而生，衆生亦受天之氣而生，是各生物皆我大同胞也，既我同胞，安有不愛？但方當亂世升平，經營人道之未至，民未能仁，何暇及物？故僅能少加節制以減殺機。故鈞而不綱，弋不射宿，魚鱉不尺不食，不弭不卵，秋氣肅殺，乃伐山林、捕鳥獸，春夏則禁爲之。至於太平世，衆生如一，必戒殺生。當時物理化學日精，必能制物代肉。則虎豹豺狼之獸久已絕種，所餘皆仁獸美鳥，衆生熙熙，同登春臺矣。佛之戒殺，在孔子太平世必行之道，但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必待太平世，乃普天同樂，衆生同安，人懷慈惠，家止爭殺，然後人人同之也。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大小，未至其時，不可強爲。孔子非不欲在撥亂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殺之義，而實不能強也。可行者乃謂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進化焉。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據亂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據亂。如僅識族制親親，據亂之據亂也；內其國，則據亂之太平矣。中國夷狄如一，太平之據亂也，衆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爲九世，又可推爲八十一世，以至於無窮。孔子之仁，亦推於諸星諸天而無窮。

子先發親親、仁民、愛物三等之凡例於此，其餘學者可推之，自內以及外，至於無窮無量數焉可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離婁上）

人倫者，人道之自然，人生所必交之序而不能離者也。人倫之道，乃人人天命性中之仁所自有，而行之久暫、精粗、大小、淺深，恐未能適得其宜。惟聖人累經考驗，擇其至精善者修治而施行之，切於人情，可爲人法，如爲方員者之不可離規矩也，堯舜是也。堯舜之道，君臣則明良揖讓，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黎民則順則忘力，軒轅鼓舞。苟如韓非、李斯之事秦，以法術督責之術媚其君者，謂之不敬；以鉗制壓伏待其民者，謂之民賊。故堯舜可以爲法，而幽厲可以爲戒。厲王暴虐，民得放流之於彘；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英查理第一、占士第二、法路易十六之見殺逐於民矣。孟子又總大道而言之，只有仁與不仁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一切治教之得失、進退、是非皆以此決之。此一言乃孔子論道之總要，提綱揭領，大聲疾呼，判黑白之途，別善惡之界，分上下之達，辨是非之門；鑒於今古禍福之由，驗乎興衰存亡之理。得此人門，乃不惑於歧誤；據此論議，乃可辨乎是非。雖事有萬殊，不出二道，特以其分數多少等差之而已。一念之出入，行事之從違，學者宜知決擇矣。吾嘗爲百度人表，以仁不仁差之，等其分數，以爲其人度之多寡進退。一切政教萬化，皆

括於是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章上〕

人之責任誰使之然？昔伊尹以爲天使之也。以仁爲任，民智未開則覺其愚，民有患難則同其凶，故一在覺民，一在救民，此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國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則直隸於天，人人皆獨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親如兄弟。然但生身有先後，故知覺有先後，而其同有知覺，同宜覺其後知後覺則一也。人不知斯民同爲天生之同胞，則疏之遠之，視人之肥瘠困苦患難漠不憂心。如知其同出於天，爲大同胞、大同氣、如幼弟然，則愚冥安得不教之？其不被己之友

愛，安得不引爲己過？此堯舜之道，伊尹之任，並非過焉也，乃其知覺如此爾。凡物之有無、是非、得失、從違，皆視其所覺。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侖，則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自漠然無所憂心。今萬國交通，各國戰事畢陳報上，則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德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煙漲天，頭顱遍野，爲之惻傷，推之火土諸星之生人，吾地上人漠然無覩，若令能見覺，當亦同此惻傷。自此外而推之諸天，內而推之微生物，莫不皆然。若皆覺其婉轉呼號，知其呻吟痛楚，應皆惻然。故病狂者，雖親喪而言笑自如，無所覺故也。況於家國，彼何關痛癢焉？故愚夫只養一身，或養一家，或營一職，甚者一身之中僅養一體。蓋覺性極小，彼盡其力以奉覺性之命故也。若能知天民之任，自有惻然於大同胞，而日思覺之救之，其不能覺不能救，則引爲己罪者。故人人如何，只視所覺。堯、舜、伊尹、孔子、孟子之覺，與常人不同故耳。先師朱京卿諱次琦，字子廉曰：「天生人耳，目手足與物殊，便當盡人之任。天生我聰明才力過於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爲斯民計耳。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若自私其才力聰明，則是負天生我之厚恩。故人當以伊尹之任爲法，若其非道非義，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弗取，一介弗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要皆以仁潔身，要於行堯舜之道，以覺民救民而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離

婁下）

舜爲太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爲撥亂世君主之聖，皆推不忍之性以爲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爲人矩者。孔子祖述憲章，以爲後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爲中國也；其相去千餘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離婁下）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乃孟子特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上）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爲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爲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豪傑之資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自立進取乃人生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何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

「父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下）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蓋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於父母而孝弟，本仁於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點。仁雖同，而親親爲大；仁雖普，而孝弟爲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忍於家庭，薄於骨肉，則厚薄倒置，不合人理，苟非行詐矯僞，則爲鶩外逐世，非人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於骨肉，安有忍於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既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反於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至矣，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爲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匱，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爲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舜之孝弟。至謂人人可爲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太平大同之義，納人人於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人道於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爲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飽不煖，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盡心上）不忍之心在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既仁於父母，思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失所，若納於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故創爲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以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貧，升平之制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卽言仁政，及叩仁政之實，告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二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功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墁墁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強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且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謂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趨於平而後止，而平之爲法，當重民食爲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於王者，起化莫

先於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爲授受墾易，田中自井，葱韭廬舍，桑荻菜畜，鷄豕瓜果，蠶織喪葬，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儲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尚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於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畧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既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稽察既難，奸宄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即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資生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分建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美國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爲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世人少，專於農田，升平世人繁，兼於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藉者，亦孔子先懸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爲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即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夥即其民也。人執一業，量以授俸，於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休沐游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於議院，引於宴會，則以諸侯人爲天子大夫矣。備於禮樂，故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據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